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士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意切去也斯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名蕞山在震澤中震澤亦名具區即今太湖若在南嶺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夫鐘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莊鳩仕楚而病王使聽之果作越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詩見毛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去聲垂聲邁列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

伯華觀音題晉別縣叔向弟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

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猶一本

由字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

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諛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

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

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

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厚重與直道為伍嘗又

著書又字一本作續文二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

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

將焜耀於後矣胡一本切今將淳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

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本作信字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賞

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

經以後經

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

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所與三豐之季弟
泰和名与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誄都中通數

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律比部

崔鵬字元翰

于衛尉相門相

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

婁師德武后時以

而又有是

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

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

者又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

也不則厭餐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貲為資

貲音茂博易也或作質同

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

請朝夕屈折於怕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陋

而姁姁

厥將族切莊子云平厥失色姁音虛又吁句如姁音俞

偷一日之容以售其伎

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

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

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

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

不能一本

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

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

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二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

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

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

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

婁君智可以任職用

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

爲勲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氣而自

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勲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

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大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
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怨今
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
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
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
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
侔乎理外一作苦良切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
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
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御史中丞崔公永州刺史
能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俟食

以一本

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

聲去

揮散而咸

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
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
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孿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
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昔嘗游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
賢連師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云先而楊君之
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
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
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生一本作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
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
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

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瓔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作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怕人其於紛葩瓔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
道不同不相爲謀史記老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
以相抗又况揚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
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
李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
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
一有字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
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奇音羈袤與和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
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似是道求合於
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本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
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二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
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營道縣名屬觀九疑下

離水離力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
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馮音懸想蜚廉風伯也以寄聲於寥廓
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二十三年遊
鄉黨入大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
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
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爲今之世
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伯與之言邃於經書博
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一作畢統一作必言未嘗諛行未嘗
怪其居室惓惓惓惓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美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
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

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也往居不

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賤言見疵於

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

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

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學

浮圖不能愿慙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

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

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

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

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

州要伯鵬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劉鵬

有送僧方及南
川聊負外詩

夫豈貧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

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

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

昭之徒皆時之選

晉會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字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綽許詢等遊處又桑門釋

道安自此至荊州去晉鑿齒相見又庐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

陸脩靜不竟過虎溪因相與大笑又守桑門慧休姓湯氏與

射靈運之孫謝超宗來往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

與鮑昭字明遠俱善為詩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

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

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代

二州各靈山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西土竺張六切乾音虔

即五臺山經靈鷲山乃佛而往解脫者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

皆是妄想得脫其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

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筏音振塵朔陞音將欲與文

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

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

公一本无刻有安石之德逆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

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

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

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緣前服勤

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北志薄必上入之

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衾之贈祇古得切釋

以衣衾為以凡案以舍出之當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

益亦徵其歌詩以焜耀洵躡通一本作廻偉長德璉之述作

連音德璉此以比燕趙魏幕僚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

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重本作志字鄭志出左傳襄公三十七年云賦詩不出鄭志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來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

吾自幼好佛

一作李佛

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

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

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

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

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

字

與拈同拈拈

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

存者

拈拈拈拈

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

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

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

中書

未詳其人或曰鄭細

泊孟常州

伯与暨同常州刺史史子與簡

中書見

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
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御史中丞柳公綽乃
子厚之教父為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
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
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田大人之
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土一作土求道者之多半天下
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者一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
居蟄之有雷一作居一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
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紫雲觀
也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
生序謂退之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

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
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
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
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是王少子由余戎人後歸秦非所
謂去名求實著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
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
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
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
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
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
以相軋也印之綴軋於黠切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
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
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

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

嵩師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讎師居武陵嵩音浩武陵縣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爲釋者一本无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畢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一本作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王子明又音但訑訑意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